

刘三姐文化丛书

广西情歌 8

柯

炽编







刘三姐文化丛书

8

广西情歌

柯 炽 编

广西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西情歌. 第8集/柯炽编.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3.9

(刘三姐文化丛书)

ISBN 7-5363-4577-1

I. 广... II. 柯... III. 情歌—广西—选集

IV. 1277.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8863 号

·刘三姐文化丛书·

广西情歌 (8 集)

柯 炽 编

责任编辑	覃承勤 张丹竹	封面设计	李金玉
责任校对	覃承勤	责任印制	姜为民
出版发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		
	(地址: 南宁市桂春路 3 号 邮编: 530021)		
制 版	广西民族印刷厂制版中心		
印 刷	南宁市社会福利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500 册		

ISBN 7-5363-4577-1/I·1078 总定价(1~12 册) (平装)198.00 元
(精装)2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调换

评论家的评说

香港民间文学研究家谭达先在香港《文汇报》上著文称：柯炽编的《广西情歌》，不愧为中国民间文学的奇珍。他还写道：以一个人的力量，收集编写这么多的优美情歌，这在中国过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意义之大是难以估量的。

《人民日报》记者周庆在该报上发表文章，感叹道：看了《广西情歌》，才知道电影《刘三姐》里优美的歌，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广东作家沈仁康在广州《海韵》上写道：什么叫做好诗？群众欢迎就叫好诗。《广西情歌》能印行数十万册，这使我瞠目结舌！

新华社记者肖美俊在北京《瞭望》著文指出：“小说《刘三姐》与电影不雷同，它独辟蹊径，内容丰富，情节曲折，人物众多。描绘了刘三姐一家三代人的悲欢离合，再现了南中国古老的文明。”

文艺评论家梁嘏在北京《文艺报》发表评论外，还写到：《刘三姐》一书，可以说是“山歌大全”，第一部“山歌小说”，有着登峰造极的山歌艺术，确是举世无双的奇书。如果这部小说由没有根底的人去写，即使把故事情节，人物框架，统统都给执笔写的人讲清楚，他未必能写出这部《刘三姐》。这就象只有歌德可以写出《浮士德》，只有但丁可以写出《神曲》，只有拜伦可以写出《唐璜》，只有涅克拉索夫可以写出《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是一个道理。

日本研究家西隆协夫说：象柯炽这样在新诗创作上取得一定成就的人，放弃已有的成绩，去搞民歌，这在文坛上是极为罕见的。

顾问委员会

主任委员：	何 敏	陈文儒	肖美俊	吴汝臣
副主任委员：	覃思源	石天宝	吴伟山	黄 籍
委 员：	陆 康	韦日兴	李永华	费志敏
	刘文式	方发新	覃系兰	覃景云
	韦桂龙	韦良民	苏继才	温秀珠
	黄长良	石 峰	韦石西	韦伟群

总 策 划：何 敏 吴汝臣 吴伟山 柯 炽

封面风光摄影：李道才 李德民

化 妆 设 计：蓝莲荣



柯炽偕夫人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在维多利亚港拍摄的照片，1994年

仙境彩霞

——大明山雾

大明山上披白纱，
雾中杜鹃几高雅；
山山绿玉托花树，
天下奇景独此佳！





碧空林海

——大明山树

古树参天披朝霞，
腰粗骨硬身挺拔；
历尽风霜千年树，
叶落归根得荣华！

流水琴声

——大明山泉

泉水流过万树荫，
点点滴滴尽透明；
口渴就饮山泉水，
妹门都是万年青！





林中新村

难得此处景色新，
漫山遍野尽森林；
莫道妹在深山住，
天公留下万桶金！



画龙点睛

——瑶寨岩榕

这菟榕树天作画，
又有眼睛有嘴巴；
见妹挑担村边过，
何不进家来喝茶！



身粗枝小

——龙头山下

这菟树子肚子大，
身粗枝小长嫩芽；
叫弟莫光顾吃喝，
耕田种地养爹妈！

美的享受

霞客当年此处游，
赞我上林景色优；
如今轮到子孙辈，
绿水行舟歌悠悠！



当代刘三姐 歌坛老大哥

——记著名作家柯炽教授

重庆日报记者 余 见

早知广西有个文坛奇人柯炽，出版了5本《广西情歌》，写了长篇传奇小说《刘三姐》，编了歌剧电视《蛇郎》，在广西几乎家喻户晓，而且名扬海外。7月中旬有机会去南宁，便把他列为首选采访对象。一到广西日报综合副刊部，便请李延柱主任帮忙联系。他满口答应，立即拨通电话。不一会儿，柯炽先生就带着他的助手小卢来到办公室，并送我一本精装的《刘三姐》，当场题签，钤印。

我刚到，还没安顿好，柯炽便欲代尽地主之谊，送去报社联系的住处凤凰宾馆。我表示为难，李先生却说：“你跟他去吧，挺方便的。”恭敬不如从命。下楼以后，柯炽指着一辆崭新豪华桑塔纳说：“请上吧，这是我们的车。”我在惊诧中跟他并排坐在后座，我们的交谈——不是采访，便从这车上开始。指着我还捧在手上的《刘三姐》，老柯笑问：“你说多少钱一本？”我不疑惑地从标明的定价开始，像在拍卖行竞购似的，一直把书价抬上了一千元，他仍不点头，我只好表示，想象力不够用了。他这才告诉我，一些企业家为了支持他从事弘扬民族文化的事业特意以“买书”的方式提供资

助，有的高达一万元之多！时下许多学者作家诗人出书得自费印销，而柯炽却写书写出轿车来，要不是我就与他一同舒舒服服坐在这车上，怕要视为天方夜谭吧！

说话间，车驶进了凤凰宾馆大院。进了房间，我权且充当主人，张罗烟茶，继续无拘无束的交谈。

如果走在大街上，这个显得瘦削的老头儿，在人群中没有任何显眼之处，以至笨拙寡言，也许是大智若愚吧。可是一谈起他数十年为之殚精竭力的民歌来，他却英气勃勃，反应敏捷，口若悬河，令人佩服。叙述中不时背诵一首首民歌，抑扬顿挫，伴之以生动的表情和手势，着实让我如醍醐灌顶，沉浸于无比美妙的境界之中，时而会心颌首，时而开怀大笑。

几个小时过去了，柯炽先生的人生轨迹和文学道路，在我心中渐次明晰起来。

柯炽先生祖籍广东大埔，生于广西宾阳，从小便受到青山绿水的陶冶和山歌民谣的濡染。后来，虽只上过初中，他却走出山乡，在50年代成为一位颇有发展前景的青年记者、诗人。到60年初，歌剧和电影《刘三姐》在北京相继上演，引起轰动，震撼了他的心灵，进而改变了他的创作方向，决定了他此后的生活途程。为了从民间文学的汪洋大海中，采撷光彩耀眼的珠贝，他索性从北京回到故乡。多年来，在文学编辑工作之余，他潜心于民歌的搜集、整理、加工、编写，寒去暑来，晚睡早起，乐此不疲。“讲到编歌也是难，工夫又多心又烦；人多屋窄兼头痛，吃也不安睡不安！”这便是他“编

歌”生涯的自叙状。而“蜜蜂为花死在岭，鲤鱼为水死在河；黄牛为犁死在坳，三姐为情死在歌！”更是他为歌献身的铮铮誓言。

功夫不负有心人。柯炽先生精心整理、编写出版了《广西情歌》1至5集。加上《姑娜》等等，共吸进优秀情歌几万首，这些《情歌》，林林总总，按内容分为23大类，在总体上反映了中国南方民间恋爱生活的曲折过程、微妙心理、风俗礼仪。这些作品从“原生态”经过精心锤炼，反复推敲，得到了升华，佳作妙语俯拾即是。其总印数超过了60万册，创造了诗歌出版史的奇迹。它的文学、社会学、民俗学价值，使得不少国外学者纷纷驰函索购，将其称为“中国民间文字的奇珍”，柯炽也因而得到“民歌大师”、“一代歌王”的至誉。在此书的发行中，流传着不少佳话。一位据说为退伍将军的薛利安从台湾来函称：“以前从未读过民歌，这次是破天荒第一次，读过大作之后茅塞大开，获益良多。《刘三姐》一书，好极了，读了一遍又一遍，手不释卷，甚至夜间失眠也起来读一、二篇，然后安寝，深感过瘾。”“风吹树尾动娑娑，读了民歌起风波；执起笔来就学写，岭顶坐车真快乐（落）！”“柯炽大师善写歌，人人称赞是楷模；出口成章天下少，读过民歌怀念多！”柯炽即以歌作答：“初相见，传歌（哥）康健眠得甜；我是木炭你是火，木炭见火才成燃（言）！”“八月十五月亮圆，月亮圆圆在中天，月亮团圆在十五，我俩团圆在那年？”柯炽机智风趣，令人解颐。